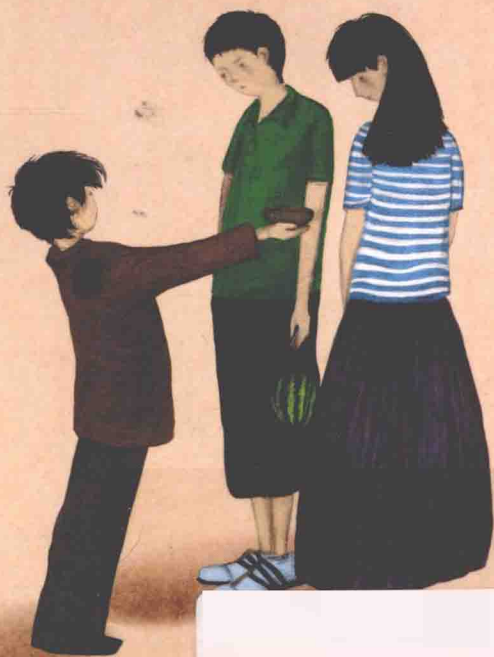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和铁车

三三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我和铁车

三
三
著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和铁车/三三著.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6
ISBN 978-7-5397-7016-1

I. ①我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4344 号



WO HE TIECHE
我和铁车

三 三 著

出 版 人:张克文 策 划:阮 征 责任编辑:阮 征 宣晓凤
美术编辑:唐 悦 责任校对:冯劲松 责任印制:田 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@yahoo.cn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21(办公室) 6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6.75 插页:8 字数:150 千

版 次: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7016-1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切 /001	铁车 /007	鸽子笼 / 013	爷爷 / 020	失踪的弟弟 /027
词语 / 034	爸爸的烦恼 / 038	图书馆 /042	与诗人邂逅 / 047	
我叔回来了 /058	苦寻之路 / 062	白衬衣 /066	吊死鬼的屋 /071	
雨天捉蜗牛 /075	乞讨女孩 /082	巴别尔 /089	试卷风波 /095	
人生第一份工作 /103	大师 /108	头版头条 /117		
从曹雪芹到怀春大师 /125	恶作剧 /129	恶作剧升级 /135		
大师失恋了 /141	工作接近尾声 /146	被跟踪 /151	新房客 /158	
小男孩 /164	二毛子 /168	对台戏 /184	陌生人 /188	
告密失败 /199	报警 /206	我婶 /212	前宾馆服务员 /220	
合堂课 /228	诗人搬走了 /252	福利院 /256		

切

那天傍晚,我听到楼下有人大声喊着一个名字:切!切!我知道那人是谁,也知道他喊的是谁。我悄悄下了楼。

铁车——这个自我6岁时就认识的小学时代的邻居,有着一颗聪明的脑袋瓜,充满无限活力的优雅少年——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:什么都想学,像贪婪的海绵一样吸吮着知识的琼浆。这一点,在我们成为好朋友之后,由于互相影响的缘故而愈演愈烈。我们如饥似渴,用铁车的话说,是“出于像蜜蜂采蜜那样的必要而读书”,以至于我们的阅读量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孩子。

通常,我们交换着书读,或者他弄到书后,读完再拿给我。他总是会弄到书!他如此灵动,又长了一副俊气、讨喜的模样。况且,他还有着—一个藏书量颇丰且喜欢给人开书单、也不知是哪

门子亲戚的文人舅舅。常常是，他带来一本新书，便拿走我读完的那本。

每次他来，总是在楼下呼喊我的名字：“寸喜！寸喜！”这时，妈妈就会皱着眉，拿眼看着我。仿佛女儿的名字只允许自家人叫而不许外人叫似的。后来，聪明的他就改喊自己的名字了。每次在楼上听到他在院子里大声“铁车、铁车”地叫着自己的名字，我都憋不住地想大笑，觉得无比怪异。

而当他心血来潮，手上正巧有本刚读完的书时，他便会大声喊出书的作者的名字，或者书中主人公的名字，这取决于当时哪个更吸引他。有一次，妈妈停下手中的活，侧耳听了听，诧异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居然还有人跟高尔基重名……”

而今天，我是他口中的切——许久以来他崇拜的切·格瓦拉。

我匆匆地扒了几口饭，飞奔下楼。

铁车仰着头，脸上带着格瓦拉式的纯真坦荡的微笑站在一棵稠李树下。车筐里躺着他带给我的那本书。此刻，他的嘴刚刚闭上，那个虚幻的名字还回荡在弥漫着饭香和晚茶花香的风中。

一看见我，他便迎了上来。一点都不为他喊出的那个虚幻



名字中暗藏着的欺骗性感到害臊。

我们像交换情报一样交换了手里的书。

“怎么样？”铁车扬了扬手里的书，看着我，期待我对此说点什么。

我想用一句精炼的话概括我的一些想法，最后却失败了，只得像个语言贫乏者那样说了两个字：“很好……”

铁车的眼睛炯炯闪着光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像以往那样期待着一场争论，或者两个人思想碰撞出火花。

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人的话，当时读到它时曾深有同感：“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。”这是谁说的？好像是萨特。

铁车郑重地点着头，表示赞同。

我看着手里的书，望着封面上留着大胡子的切·格瓦拉，这个喜欢抽烟斗，喜欢喝马黛茶，常读斯大林和波德莱尔的著作，不断在诗歌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抉择的人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连续读了有关他的几本书。进入14岁之后的这几个月，除了上课、睡觉、写作业，我脑子里总是闪过他。

“也许，”我试探着说，“我们可以小说、诗歌交叉着读……我已经好久不读诗了。”后一句话像极了妈妈的语气。她经常说，她已经好久没去看电影，或者干吗了，说完还会轻叹一口

气。

“好，我去弄一本波德莱尔的诗集。”

我刚刚还想到这位诗人！就在一秒钟之前，在我说到“诗歌”两字的时候。唉，可不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所在？

“听着，”他把书放到前面的车筐里，往前走一步，两只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，“暑假我们骑车去旅行吧。”

我吃惊地看着他：“去哪里？”

“北京，或者上海。要不就到周边乡下也行。”

我看着他那充满热情和活力且颇具煽动性和感染力的脸，想从那里探知这个想法的源头。很快，我就明白了。

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又看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》了？”

“是啊，你咋知道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我有些得意，“书还是电影？”

“两个一起看的。”

这家伙！这种事也只有他才干得出来。

“去吧？”他热切地看着我。

“不好说……我得再看看。”

我14岁已过半，至今做不了自己的主，到街对面买个发夹

什么的,都得向大人提出口头申请。

“再看再看!”铁车不耐烦地瞪着我,“王寸喜,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目标?”

忘倒没忘。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——我把这句话写在每个笔记本的封皮上,写在每本书的扉页上。一想到它,胸中就长风浩荡,豪情万里。

“我看,还是收拾起你那光说不做的理想,就等着它在那个鸽子笼似的小房间里发霉吧!你这个稳重的小老太太……”说到最后,铁车自己先“嘿嘿”地笑起来。

说我们家像鸽子笼,说我是小老太太!我刚要恼,被他这一乐,也忍不住笑了。不管是受书上那个“完美的人”的感召,还是被他这一激,总之我松了口。

也许,真理,或者其他我们想要或没意识到的那类对成长有益的东西,真的就在路上,而不是在书本里等着我们。

铁车

有一次我问铁车：“你咋叫这么个名字呀？”

铁车。

硬邦邦，凉飕飕，还带着那么一股子铁锈味。

铁车说：“这你得去问我妈。”

我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问得着吗？”

铁车的父母在澳洲，离婚了。他3岁就跟着姑妈生活，做教师的姑妈是他的第二个妈。他长得英俊、阳光、活泼、健康，一点都看不出上一辈人的遭际在他身上留下的任何痕迹。

现在，倒是这名字被他擦得愈来愈亮，一举摆脱了这两个汉字字面上的硬与凉，赋予它一种新的含义和形象——几乎成了“优秀”的代名词。

在班上，他总是考第一名，一点悬念都没有。我有时还在一、

二、三名之间上下晃悠一下，而他倒好，稳稳地坐在第一把交椅上。要命的是，这第一名对他来说何其容易，有谁见过他老实巴交地坐在那里埋头学习？没有！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操场上打球，在校园里和那帮男生疯跑着玩。

无一例外，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认为他是一棵好苗子，尤其是教我们数学的校长先生。他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数学课上提到他：“这次期中考试，一班的铁车同学成绩非常好。你们真该看看他做的试卷，那个干净、漂亮——看着让人舒服啊！”我正听得投入，并暗暗地为好朋友高兴，这时，校长突然话锋一转，随即向我这边转过头来，“当然，你们班的王寸喜同学也不错……”我恨透了他这个转折，让我立刻感到无地自容。

铁车是班长，历年来的三好学生，又是篮球队员、乐队鼓手、废弃电池收集人。他平时阅读大量文学名著，写日记，抄录闪耀思想火花的格言，为街坊邻居写春联，被学校选中进京参加全国中学生知识竞赛……

他长得挺拔、英俊，有着明亮透彻的眼睛和稠密的鬃发，颇像意大利进步电影里的青年英雄。每次放学时我在他们班门口等他一起回家，那些女同学向我投来的目光里已然透出那么一丝妒忌的味道……

不过,他有时候也犯点小浑。这充分证明了“人无完人”这个道理。

有一次,学校组织模范班级评比,为了让自己所在的班级通过这次考核,铁车绞尽了脑汁。有人提醒他,英语模拟试卷就在赵老师桌上的备课本下面,而且办公室的窗户没关……

那天傍晚放学后,铁车和几个男生在办公楼下来回溜达,不时抬头看看那个窗口。忽然,铁车脱下外套,扔给旁边一个男生。“等着!”说着,他三步两步飞快地上了楼。

接下来,就发生了校长大人在校会上讲的那件“学校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件事”——铁车从乒乓球室的窗台上,小心地翻过一米多的铁栅栏,钻进了隔壁赵老师的办公室。过了一会儿,他就又出现在窗台上,嘴里叼着到手的试卷,准备再沿着外面的飘窗走回来。

这时,恐怖的一幕发生了——

校长大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那帮男生身后,顺着他们的目光,抬头向上望去……这时,一个男生不经意地一转头,一眼瞧见了身后的校长,吓得他刚要扯开嗓子大喊大叫,便被校长严厉地制止了。在校长大人和伙伴们的注视下,铁车“扑通”一声返回地面。

“大功告成！”铁车拍拍后裤兜，得意洋洋地说道。

四周一片静默。没有按捺不住的欢呼声，也没有人上前去迎接“壮士”凯旋。铁车纳闷地回过头来，这才看见黑着一张脸的校长铁塔般站在那里，手心朝上，正把一只手伸向他……

铁车只好乖乖地交出了试卷。

在那次的校会上，校长大人狠狠地批评了铁车。“我在这个学校待了 20 多年，还是头一遭碰到这种事……你说，你爬到那上面去，一不小心掉下来可怎么办！”校长痛心疾首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“最让我想不通的是，干出这事的，居然是我一向最欣赏、最器重的学生……”

我站在队伍的前排，看着几步之外面向全校师生的铁车。他低着头，两手摸索着裤子两侧的裤缝，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。

我心里真替他难过。

还有一件事，说到铁车时不能不提。这事我是听他们班上的同学说的。

有一次，他们正上语文课，一个社会小青年模样的男人推门进来了。他站在教室门口，对着讲台上年轻而柔弱的苏老师破口大骂道：“你还提分手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！你凭什么提？如果要分，也是我提呀……”

同学们被眼前这一幕给吓坏了。苏老师脸色苍白，一边推着那男人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我们到外面去说……”

那人一把把她的手甩开，扬起下巴，绷紧嘴唇，露出一副流氓无赖的模样。“我就是要在这里说，怎么的！就是要你这女人以后没脸见人！你忘了？你当初是怎么纠缠我的……”

苏老师捂着脸哭了起来。

突然，一个人影迅疾蹿了过来。他是从教室后面，踩着桌子“噌噌噌”蹿过去的，二话不说，抡起拳头就挥向那男人的脸，血从那男人的嘴角流了下来……

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铁车。他像一只沉默而勇猛的小豹子，疾如闪电般扑向那个男人，同他扭打在一起。

那男人有些蒙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抹抹嘴角的血，指着铁车说：“臭小子，你等着……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果断地报了警。

没错，警察来了，但是被带走的人是他自己……

送走警察，校长大人两手背在身后，一脸严肃地在教室里踱着步。铁车低头坐在位子上，等待着一场暴风骤雨的到来。他脸上也挨了两拳，眼睛乌青，右脸颊上挂着彩。校长从教室前面踱到后面，又从后面踱到前面，每次走到铁车跟前，他都会停下来，

紧皱着眉头,看着铁车,张张嘴,想给铁车来两句,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他只是敲敲铁车的课桌,指着铁车的脸,既严厉又温柔地说:“还不赶快去洗洗脸!”

从那以后,铁车就受到全校老师们的关注和喜爱,尤其是女老师。

有一次,一个毕业班的退休女老师在操场上遇见他,他把滚到她脚边的球捡走,并咧开嘴笑着把手举到额头处向她表示感谢。退休女老师站在那里,望着这个英俊少年带球飞奔而去的背影,一个人喃喃自语:“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该多好啊!”

鸽子笼

我把我们家称为鸽子笼。

经过窗口时，我朝屋里望了一眼，只见水槽边一个女人正弓着身子洗碗，她身形略显疲惫，柔亮乌黑的头发被胡乱地绾在脑后，像所有备受平庸生活折磨而无暇打理的妇女那样。在她旁边的炉灶上坐着一个水壶，冒着白汽的沸水正一下一下地冲顶着盖子。我等着她走过去关火，可是迟迟没有。唉，我知道她又走神了。这表现为她静静地望着窗外发呆，或者像此刻这样沉溺于活计之中，对周围浑然不觉。

再过去些，正对着这边的桌子旁，一个面目白净、即将谢顶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，面前摊开放着一个账本，正端着肩膀一本正经地算账。由于过度专注，他的嘴唇微微张开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不用说，正是他，这个小杂货铺老板，以其谨小慎微和精